

責任編輯：孫嘉萍

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星期二

無論是誰，當他把生活理念變成生活方式並進而形成生活形態時，都無法離開物質的支撐。到高檔購物中心消費固然得花大價錢，但到五花八門的「外賣店」淘貨，怕是也無法做到分文不出吧！（錢不是萬能的，沒錢是萬萬不能的。）我以為，那些追隨時尚、引領消費潮流的少男少女，白領階級，對這句話的理解一定為深刻。所以，請允許我說一句多少有點俗氣的話：時尚有價格，追逐時尚需要花錢。

但在我同時還想強調的是，在時尚的價格和時尚的價值這二者之間，不能簡單地劃上等號。要知道，健康的時尚理應展示先進的生活理念，背離了這一點，我們的社會裡，價廉物美的時尚和花錢較多的時尚都應該有存身空間，關鍵是消費者要根據自己的經濟實力去做出。不應該簡單地把對高端商品的消費統統視為奢靡。

既然社會有貧富之分，那就得為有錢人從荷包裡向外掏錢創造條件。——當然，同時更應該為相對貧窮的消費者們的時尚追求創造條件。以上兩方面的事做好了，不就是為拉動內需、加快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嗎？

時尚，也完全有能力去追求那種高價位、高價值的時尚。把希望變成現實的追求過程儘管艱辛，卻也充滿歡樂。人類應該是地球上最不安分、最求新求變的。請相信，只要堅持不懈地努力，「麵包會有的，牛奶也會有的！」

物群體出類拔萃的思考能力和創造能力。

再說時尚

如是我見

商子雍

於是，在人類的詞典裡，就有了時髦和時尚這樣的詞彙。時髦和時尚儘管只有一字之差，但所包含的，卻是既有聯繫、更有不同的內容。辭書上講，時髦是指人的裝飾衣着或其他生活方式入時；而時尚，則是指當時的風尚。如此看來，時髦是一種外在的東西，所具備的多是符號功能；而時尚，則是有着較為豐富而深刻內涵、符合人體的一種生物環境和生活追求。我從來不輕視（更不會去敵視）那些時髦的追求，因為，他們求新求變的種種嘗試，為人類生活朝着豐富多彩的方向發展變化做出了貢獻。但是，時髦中的很多東西，常常是短暫的過眼煙雲，隨時會被淘汰；不過，也有一些最初以時髦形態出現的東西，最終能修成正果，成為一個時代人心所向的時尚。

我更不反對市場上有奢侈品，總讓那些錢多得一塌糊塗的人有大把錢消費的機會嘛！更何況高稅率的奢侈品消費，也是實現社會公平的途徑之一。但必須強調指出的是，奢侈品只是時髦而絕非時尚。具體來說，開大排量的豪華房車是時髦，而開小排量的兩廂房車則是時尚。因為後一種消費行為符合天理人心，代表着先進文化發展方向！

與中國有緣的羅伯特·勃萊

余剛

燈下集



羅伯特·勃萊（一九二六—），資料上是這樣介紹的：美國上世紀六、七十年代「新超現實主義」（又稱為「深度意象詩派」）的主要推動者和代表性詩人。定居於尼蘇達州的一個農場，主要靠詩歌朗誦和翻譯謀生，迄今出版了十多部詩集（其中《身體周圍的光》首獲美國全國圖書獎），三十多本譯詩集，其中包括我國古代大詩人陶淵明和白居易的作品。

羅伯特·勃萊在中國引起注意，是上世紀八十年代。主要是中國當時的詩壇莫衷一是，口語詩亂飛，毫無節奏可言又不知所云的半文不白的詩蠻蠢欲動，更主要的是，著名的朦朧詩在部分模仿者身上打上深深的烙印，不可擺脫。而羅伯特·勃萊的詩歌的引進，可謂恰逢其時。因為他的詩句乾淨、清新又警醒。譬如他最初的一首詩的結尾，讓我不禁對其刮目相看。他說：「想到了印度，財富不過是人少而已。」那麼的從容不迫，被當作一個經典名言在各處被引用。

我討了個沒趣，心裡忐忑，朋友肯定要遭罪了。可我轉念一想，也許不會，比爾不是收我的錢了嗎？他有可能是假正經，愛錢還裝廉潔嚇唬人。我在休息室，坐立不安，胡思亂想。不一會兒，一醫生模樣的人，把我帶到了院長辦公室。

我到了院長辦公室，早有四五個人坐在那兒等我了。他們的面前放着我剛才送給比爾醫生的信封。一大鬍子示意我坐下，手裡舉着信封問我：「先生，這是您送給比爾醫生的嗎？」我心裡直犯嘀咕，這個比爾，收錢就收錢，還這麼大張旗鼓地張揚幹什麼。我點點頭。大鬍子繼續問道：「先生，您送錢給比爾醫生是什麼意思呢？」我說我想比爾醫生給朋友好好的做手術，少讓朋友受點痛苦。大鬍子吃驚地看着，很不理解我的想法。大鬍子說：「先生，您這樣做，需要您去一趟警察局。」我一聽慌了，在國內，我都不願跟警察打交道，何況是在美國。

我慌忙說，我們是來美國旅遊的，是規規矩矩的遊客，進入美國國境十來天，並沒有做什麼出格的事。更何況，我的朋友躺在手術台上，等一會兒還需要我的照顧。大鬍子見我慌亂的樣子，說不要緊的，只要我去警察局解釋清楚，不會有什麼麻煩。至於我的朋友，醫院自然有責任照顧他，請放心。然後，他給警察局打了電話。

過了幾分鐘，一輛警車開來，兩個警察帶走了我。臨出門，大鬍子和警察說了幾句，把信封交給了他們。在警察局，警察詳細調查了我塞錢給比爾醫生的全過程，並記錄在案。之後，警察拿着卷宗，說是找上司商量商量。半個小時後，辦案警察說：「先生，根據整個事件的過程來看，您有行賄腐敗醫生的嫌疑，但您初次到美國，不了解美國國情，可以原諒，但必須在警察局學習十五天。」我急了，說朋友躺在醫院需要人照顧，我在警察局學習，朋友怎麼辦。警察沒有理會，開出了學習時間。

於是，我去警察局學習時，順路去醫院看望朋友。朋友倒是蠻高興，稱讚美國醫院就是不錯，對病人照顧無微不至，他都有點不想出院了。我去警察局學習的事，不好意思告訴他，每天都找理由搪塞。朋友呢，似乎沒覺察我有什麼不對。

在警察局學習，我的生活過得豐富多彩。警察局派了一位警察專門陪着我，不懂的可以請教他。我先閱讀他事先挑選出來的美國法律條款，看一部有關法律的錄像，參與網上的虛擬法庭，還有法律課堂，學員只有我一個。中間休息半個小時，可以喝喝咖啡看看報紙，也可打打台球什麼的。陪我的警察是個小伙子，對中國很嚮往，老練着我講中國歷史，好像我們是老朋友。他說我開闊了他的視野，給了他一個清晰的中國。爲了感謝我，他帶着我逛遍了整個小鎮。

十五天過後，我在警察局的學習結束了，朋友也可以出院了。

朋友出院時，比爾醫生親自送他。我見到他，很不好意思，他卻很大方地和我握手道別。回到旅館，我算了算我學習的時間，竟和朋友的住院時間完全融合。這，難道也是美國人所謂的人文關懷？思前想後，我莫名感動。

風穿樹林而來，像暮色裡騎白駒，是爲了國家打仗，打英國人。我不知道華盛頓是否聽樹葉的風聲。整個早晨我坐在深草裡，草長得能遮住我的眼睛。我從樹下抬頭，涼爽的房間裡，大理石上有冷飲。貧窮而聽着風聲也是好的。

面對英國人之詩

域外漫筆

我和朋友去美國旅遊。當我們到達南方一個小鎮，還沒來得及觀光，朋友患了急性闌尾炎。我急忙把他送進了鎮上醫院。

醫院了解我們是外國遊客後，知道沒有任何保險，盡量減少住院程序。

很快，朋友被推上了手術台。主刀的醫生是個猶太人，叫比爾。

按照中國大陸的慣例，醫生進手術室前，應該「意思意思」的。我專門找到了比爾醫生，東拉西扯地問了一些情況。比爾醫生很不高興，認爲我不信任他，趁此機會，我掏出了裝有五百美元的信封，悄悄塞給了比爾醫生，請他在給朋友的手術中高抬貴手。比爾醫生嚇了一跳，打開信封，見是鈔票，勃然大怒，說我侮辱了他，卻把信封揣進了懷裡。

我討了個沒趣，心裡忐忑，朋友肯定要遭罪了。可我轉念一想，也許不會，比爾不是收我的錢了嗎？他有可能是假正經，愛錢還裝廉潔嚇唬人。我在休息室，坐立不安，胡思亂想。不一會兒，一醫生模樣的人，把我帶到了院長辦公室。

我到了院長辦公室，早有四五個人坐在那兒等我了。他們的面前放着我剛才送給比爾醫生的信封。一大鬍子示意我坐下，手裡舉着信封問我：「先生，這是您送給比爾醫生的嗎？」我心裡直犯嘀咕，這個比爾，收錢就收錢，還這麼大張旗鼓地張揚幹什麼。我點點頭。大鬍子繼續問道：「先生，您送錢給比爾醫生是什麼意思呢？」我說我想比爾醫生給朋友好好的做手術，少讓朋友受點痛苦。大鬍子吃驚地看着，很不理解我的想法。大鬍子說：「先生，您這樣做，需要您去一趟警察局。」我一聽慌了，在國內，我都不願跟警察打交道，何況是在美國。

我慌忙說，我們是來美國旅遊的，是規規矩矩的遊客，進入美國國境十來天，並沒有做什麼出格的事。更何況，我的朋友躺在手術台上，等一會兒還需要我的照顧。大鬍子見我慌亂的樣子，說不要緊的，只要我去警察局解釋清楚，不會有什麼麻煩。至於我的朋友，醫院自然有責任照顧他，請放心。然後，他給警察局打了電話。

過了幾分鐘，一輛警車開來，兩個警察帶走了我。臨出門，大鬍子和警察說了幾句，把信封交給了他們。在警察局，警察詳細調查了我塞錢給比爾醫生的全過程，並記錄在案。之後，警察拿着卷宗，說是找上司商量商量。半個小時後，辦案警察說：「先生，根據整個事件的過程來看，您有行賄腐敗醫生的嫌疑，但您初次到美國，不了解美國國情，可以原諒，但必須在警察局學習十五天。」我急了，說朋友躺在醫院需要人照顧，我在警察局學習，朋友怎麼辦。警察沒有理會，開出了學習時間。

於是，我去警察局學習時，順路去醫院看望朋友。朋友倒是蠻高興，稱讚美國醫院就是不錯，對病人照顧無微不至，他都有點不想出院了。我去警察局學習的事，不好意思告訴他，每天都找理由搪塞。朋友呢，似乎沒覺察我有什麼不對。

在警察局學習，我的生活過得豐富多彩。警察局派了一位警察專門陪着我，不懂的可以請教他。我先閱讀他事先挑選出來的美國法律條款，看一部有關法律的錄像，參與網上的虛擬法庭，還有法律課堂，學員只有我一個。中間休息半個小時，可以喝喝咖啡看看報紙，也可打打台球什麼的。陪我的警察是個小伙子，對中國很嚮往，老練着我講中國歷史，好像我們是老朋友。他說我開闊了他的視野，給了他一個清晰的中國。爲了感謝我，他帶着我逛遍了整個小鎮。

十五天過後，我在警察局的學習結束了，朋友也可以出院了。

朋友出院時，比爾醫生親自送他。我見到他，很不好意思，他卻很大方地和我握手道別。回到旅館，我算了算我學習的時間，竟和朋友的住院時間完全融合。這，難道也是美國人所謂的人文關懷？思前想後，我莫名感動。

在警察局學習，我的生活過得豐富多彩。警察局派了一位警察專門陪着我，不懂的可以請教他。我先閱讀他事先挑選出來的美國法律條款，看一部有關法律的錄像，參與網上的虛擬法庭，還有法律課堂，學員只有我一個。中間休息半個小時，可以喝喝咖啡看看報紙，也可打打台球什麼的。陪我的警察是個小伙子，對中國很嚮往，老練着我講中國